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十三回 慶生機弟兄得窖 尋死路學究投營

卻說鏡如要他老婆拿繩子勒死他，月娥聽了大哭。大家看了說哪有沒有煙就要死，我們去村坊尋尋看，或者有人尚有鴉片煙未被長毛收去，討點來救救你的性命。鏡如在地下磕頭說：「若能如此，便是我重生父母。」玉英不待他磕頭早已去了。走了幾處，皆說我們村上前頭家家種鴉片煙，卻被長毛擄得乾乾淨淨，我們自己尚沒得吃，那有再分與別人。走下幾家，皆是一樣說法，無奈何只得回來。路上忽然想著說當年老太爺煙膏最多，疊年熬起來，一罐罐放在地窖內。當年鏡如曾偷過二次，後被老太爺知道罵了好幾次。如今屋子雖被燒去，地窖內東西必不能燒，何不如到上房地基上尋著原處，扒去瓦礫，掘開地窖。尋尋看有沒有，碰碰他運氣。一面想一面走，到了小屋內說各處皆沒有鴉片煙，有一個地方至今不知有沒有。月娥是來了未滿三年，不知從前之事。水如忽然想到說：「必有當年老太爺吃了剩的，老爺在時並沒吃，如今在地窖內想是燒不去的。」

當夜並央了一個人，亦是吃鴉片的，許掘了分些與他，這人聽了喜歡之至，便說：「你們指點何處是地窖，只怕連洋錢銀子皆有亦未可知。」大家聽了更喜歡起來。此時飯皆吃飽了。便拿了舊箴器做的火把尋著有地窖的地基開掘下去，果然尚有兩缸末動。玉英得了趕緊取起分了與掘的人，這人得了煙恐黑夜失手，便將一塊破瓷片盛了就走。

這邊水如，月如弟兄兩人尋尋。原來尚有金葉子一包，約有七八兩，又有五隻銀元寶，每只五十兩。水如，月如得了就有命了，何不再尋尋看。弟兄復至窖中，四處再檢了一回，原來只有這兩包，餘盡自碎紙。二人回身出窖，回到小屋，見月娥在地下喂丈夫鴉片煙。原來鏡如不能吃，須一口口噴進，半晌方能言語。月如二人方將得金銀告訴他，鏡如夫妻亦喜之不盡。月如又想：「前數年時候，方我們弟兄每個人分了三千元，我分毫未用，若放在地窖內，長毛必不能拿，將來我有錢，亦須好好的收藏。」看官知之，嗣後月如便有存了一個積錢的想頭。

是夜，各人皆睡草榻中。雖有飯吃，卻無鹽菜。次日打聽得長毛被蔣大人兵勇一路開仗逼到浙西，左大人駐兵衢州，衢州城堅不破，城內照舊買賣。鏡如此時得了鴉片，人已復元，於是令胡雄拿了二十兩銀子先買被鋪，次買油鹽，又尋著一個從前幫過的長工，令他去挑。復又將小屋隔了幾間以分內外，又將不連處搭起草屋以遮風雨。是時痛定思痛，水如復想起春雲來，念念不忘，又想到二哥、阿蓮、雪花三人必是死在山下亂屍堆中亦未可知。

不數日胡雄回來將各件買回，說衢州城內米價好貴，每升一百念文，菜油每斤三百念文，鹽每斤八十文，菜油與鹽每人一日只准買四兩，若店內認得此人一日買過兩次便不許買，各店皆有告示，城內大發瘟疫，吃鴉片人身體虛弱易於沾染，每日死人上千。衢州城內一處如此，他處可知。只說：「好奇怪，我方走至一個營盤門口，見一個人似乎是我家請過的那個孔先生，我迎上去一看卻是他，他說到營盤將有三個月，弄不來，要想到別處去。」眾人聽說道：「還是他有本事，將來軍營中得了保舉尚有官做呢。」這邊鏡如弟兄暫且苟且度日表過不提。

豈知胡雄才說這個先生原是讀時文被時文氣熏入骨髓，原不曉得世務，那能辦得軍務。當時因聽了師母說話投入營盤當文案。原來這營官平常曉得先生合村遠近皆敬重他品學兼優，因此將先生看重，聘他入營，請他在第三號管金衢嚴一帶軍情，所有軍機警報皆先生主稿。先生若是吃得起的，無如開口就夾些文理在內。營官只說先生工時文，是一件頂難做的事，尚能做得來，豈有文報做不來的道理。

這日便請至中營，告訴他：「長毛現在要攻我某處營壘，聞得長毛分三路來，官兵人少不能抵禦，須請衢州鎮饒大人派兵前來。文書內要說得緊急些，饒大人看了方著慌，便好添兵飛速前來。此文須當夜發去，不必太長，請師爺快辦一辦，師爺急去勿辭。」這先生客氣了一番，又推遜了一番。說道：「恐做不好。」營官不耐煩，說：「師爺做去，包好，但須以快為主，抄好就發。軍機以速為妙。」先生聽了回來起稿，做了一夜，次日著人送去，營官說：「此文書係請添兵，是一件要緊的文書，為何此時才辦好？不必看，看了亦改不及，快些發去。」

不料此書到了饒大人衙門，內中幕友均係老辦軍務。將文書拆開，大家讀不斷，文章只有十餘行，內中之乎也者虛字行行排列無人懂得，又把他細細揣摩一番，亦是不懂。幕友說：「此是月報例文，無甚要緊。」因此未曾派兵接應。

不料這邊營中等了數日無救兵到，長毛使用荷包陣圍起，營官著慌，只得用五百名洋槍小隊保著文案，糧局，軍火衝出重圍。不料頭一陣只將文案保出，其餘全軍皆沒。當時並不知這文書用了之乎者也，及至敗定，營官疑心：「如何饒大人不發救兵，以致我如此全軍覆沒，必定文書內未曾說得緊急，請先生檢原稿，取出來看看。」先生道：「我放在文具中，當時走得慌，未曾帶得。」

不料過數日，統領左大人接著各路兵敗的文書，特營官革去了頂戴。營官申辯說：「卑職有請救兵的文書，饒某坐視不派兵救應，請飭弔原文覆驗。」往返數日，先生正在愁心，要驗他文稿，因遇見胡雄，說弄不來，要想到別處去的話。先生待了數日，有人通知他：「師爺還不快走，饒大人已將原文呈與左大人看，左大人見了發怒，說某營用了一個時文鬼做文案，豈不誤了軍情大事，斷送我十八營盤的性命。事體尚小，若長毛即由此狂竄，東踞嚴州，西踞金華，浙東糜爛，這辦文案的便是罪惡滔天，快將這文案捆送大營，梟首示眾。」這人將這些話告訴了，先生聽了便急的無地可鑽，尚要回營收拾行裝，這人說：「來不及了，停一時大營令箭到來即要捆人。」先生方慢慢八字腳走出營盤。這人叫：「快走，來捆的人已到營了。」先生方放開腳步，一路上恐怕追來。不得已緊緊行了數十里。

這邊營官只得以在逃申覆，左大人便通傷各營，不准再用工時文的辦文案，須先令營官出結，結上有不做時文字樣方准在營辦公。

原來左大人將孔先生原文弔來一看，其原文是：

營官某某，敬稟饒大人麾下：竊卑職叩違憲轅者豈一日哉。甚矣，發賊之最難敵也。且夫發賊之難敵也，其故有二：一曰多，多者少之對而卑職適得其對焉；曰強，強者弱之反也而卑職適得其反也。不寧惟是，規矩方圓之至也，而其多且強者將適中乎規，啟發聖人之教也，而其多且強者猶能反乎隅，此卑職所以為秦庭之哭而不能自己者也。且卑職嘗讀傳矣，宣叔如晉，非乞師乎，晉候許之七百乘，故古制一乘七十二人，昔之乘今之兵也。惟我憲台其將審夫中規反隅之說，為之深觀焉，為之對勘焉。衰多而增益焉，增美而擇回焉，然後殺敵致果而賊之所恃，夫二者於是乎難恃矣。卑職之言不其然乎。

左大人當日見了此原文，因此要捆先生，未知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